

霸情贝勒

第一章

枫红层层，秋意渐浓。

T大的校园内今天穿梭着比往常更壅塞的人潮，大家的目的地似乎都一样，全是往大礼堂的方向迈进，若从高空俯瞰，黑压压的一群人头正呈"反放射线"状排列，煞是有趣！

为什么大伙兴致那么高昂，全往礼堂冲呢？原来是家喻户晓的名嘴蓼吟今天莅临T大，准备来场长达三个小时的演说。

蓼吟的演说内容一向深受大学生的喜爱，幽默不枯燥，有时还会以自我调侃的方式来反应时事，最重要的是，她的爱情观很特别，嘴上也常挂着一句名言：对于爱情，我欣赏主动，但不接受烂缠；对于爱人，我喜欢痴情，但不能够傻气。多妙、多有内容的一句话呀！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说，或许无法全然体会，但它就是能打动他们的心。

所以，蓼吟在他们的心目中不仅是个演说名嘴，还俨然成为一位爱情顾问了。

"蕙婵，快点！你走路怎么老这么慢呢？到时候铁定会没位子坐了。"夏雨梅拉着林蕙婵的手，横冲直撞的往前闯，就怕会落得颜面扫地的下场。

爱情这玩意儿对个性大而化之，像个男人婆的夏雨梅来说实在没啥吸引力，之所以也跟着起哄勇往直前，自有她的目的。杀千刀的，你等着瞧吧！

"雨梅，你慢点行吗？我都快跟不上了。"蕙婵向来纤弱，身高一百六十八公分，体重却大概只有四十出头吧！最让人猜不透的是，林黛玉型的她怎会和男人婆夏雨梅成为死党兼好友！

"算了，我背你吧！"雨梅半蹲，不像在开玩笑！事实上，她还比蕙婵略矮个三公分，只不过近五十公斤的体格结实有力，很有运动家的架式，她那跆拳道级的蓝黄带资格，更是让男人敬而远之；浓眉大眼的她虽不属漂亮一型，但也让人百看不厌；削薄的俏丽短发带点自然卷，光看背影还真有点男人样，加上她的性格太过野性粗犷，常会让异性受不了，也无法招架。

反正她也不需要男人喜欢，更不屑于爱情的滋润，我行我素，"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"是她的座右铭，所以她一点也不为意。如果真要说这世上有哪个男人能引起她注意的话，那个人就是沙慕凡了！但那种感觉绝非暗恋，更不是爱意，而是有股要杀他的冲动。

天杀的臭男人！姑奶奶她发誓，哪天不让他跪在她面前磕头，她夏雨梅的名字就倒过来写！不过.....这一倒过来写不就成了"梅雨下。？唉，湿气太重罗！

"不好啦！那么多人。我看你先去好了，顺便帮我占位子。"蕙婵瞧了瞧四周，有点为难，最后她想了个折衷之计。

"这.....好吧！那你得快点，还有，尽量靠边走，别让人给撞倒了。"雨梅不放心的叮咛。对蕙婵，她自认有照顾她的责任，否则像她那样弱不禁风、一吹就倒的体质，早就垮在路边了。

"我知道啦！"蕙婵笑睨了她一眼，受不了她老当自己是小孩。

"那我先走了。"雨梅看不看表。糟！快来不及了。突然，她看见有位学弟踩着滑板经过，她扬声一喊，迅速追了过去拉住他。"学姊需要你的滑

板，借用一下吧！你会有好处的，学弟。”拍拍他的肩，冲着他的鼻尖一笑，雨梅未经同意便跳上那玩意儿，快速拉远距离？

“喂！”学弟回边神，发现他的东西不见了！不禁在心底暗骂这个男人婆是谁呀？不过，她溜滑板的技术还真不赖，姿势也满正点的，驾轻就熟的在人群中穿越，狭小的空间也能穿梭自如，不过上面可有个大斜坡呀！听说……还积了水……老天，他的滑板呀！

夏雨梅恣意飞扬的踩在滑板上，看见大伙儿目瞪口呆的表情，她就觉得很得意，不过她就快得意忘形了！

眼见礼堂正前方的大斜坡已至，她开心的大笑，这可是玩滑板最具挑战性的地方，就让大家看看她夏雨梅的绝佳技术吧！侧过身，压低姿势，越过圆弧后就是长长的下坡，劲风划过她的脸颊，她兴奋的大叫，“哟！”突然……咦！前方金光点点的是什么？妈的，居然是一大摊水！

一时手忙脚乱，她来不及煞住，一个打滑，整个人竟摔进了水洼里！这情况绝不是一个“惨”字了得！

“哎哟！我是早上出门时忘了烧香拜佛了。”雨梅揉着被摔疼的大腿咬牙切齿地暗骂。

该死的水洼，也不事先打声招呼，瞧她这一身狼藉惨状，怎么进去礼堂！她不停地在心底怒骂着：是他，天杀的沙慕凡，该死的沙慕凡，缺德王八的沙慕凡……

其实，要谈起他俩之间的“深仇大恨”，就得追溯到一年前，新生报到的那一天----

正午，夏雨梅报到手续完成后，就打算到附近的自助餐店好好的慰劳自己一番，由于现今社会懒人成群，大家都抱着能拖则拖的心态，以致在最后一天才去报到的同学不在少数，自然而然抢自助餐厅桌椅的情况也非常激烈。

雨梅算是手脚比较快，她去的早，还找到了个靠边的座位，她开心的放下背包占位子，才去填饭夹菜，哪知道前后不过三分钟，她再回来时，椅子上已坐下人，而她的背包却落得凄凄惨惨的下场！躺在地上！

“喂！同学，请你看看，这是我的位子耶！”当下她就开炮了，指着自己可怜兮兮的背包。

那位男同学没理会她，依旧扒饭入口，孕育着填饱肚子的满足感。

“喂！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，该不会是聋子吧？”她双手叉腰，一只食指笔直地指着他，只差一点点就要指进对方的鼻孔里了。

对方扒完最后一口饭后，居然顺手以他那双油腻腻的筷子夹住她的手指，往旁边一移，而后俯下头继续喝汤，压根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！

“你……我看你不仅是聋子，还是个哑巴。”雨梅说话的音调已因气愤而略呈颤抖。

他喝完了汤，满足的叹口气，连正眼也懒得看她一眼便起身离开了。

“你给我站住！”她河东狮吼着。

也对方果然立刻停止了继续向前的动作，雨梅看在眼里，笑在心底，就说嘛！还不是胆小鬼一个，但接下来的情景却令她为之气结！雨梅眼睁睁的看着他蹲下身，系上右脚松脱的鞋带，然后，还是一声不响的走了！这个杀千刀的！好，有种以后就别让她撞上，否则她定要他将刚才吃进去的午餐给吐出来。

气过后，顿时肝肠寸断的感觉又袭上胃袋，雨梅没好气的坐下吃着盘内已冷的菜青，满腹的大气，还有那家伙欠扁的脸孔却让她忽略了冷菜的滋味。

好巧不巧的，隔日开学头一天，她又遇见他了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呀！更意外的是，他居然和她同班，这下可好，君子报仇三年不晚，她发誓，铁定要让他这四年生活在水深火热、鸡飞狗跳之中。

贼贼的笑容挂在雨梅的唇角，欣喜之余，她压根没料到，在往后的日子中，反倒是他搞乱了她本该是充满新鲜、欢笑、阳光的大学生活，陷入了后悔莫及的苦难里。

沙慕凡并不是一个帅气英俊的男人，但很酷，眉宇间总散发着一股英冷的气息；淡漠的表情、性格的脸孔、终日不苟言笑的五官让人望之生畏；他独来独往、性情孤僻，极少和人招呼，连点头之礼都吝于施舍。

而雨梅就像夏日的阳光，永远有用之不竭的热心与体力，特别爱照顾弱小，也因此能和纤弱的林蕙婵成为莫逆之交。

总归一句话，沙慕凡似冰，夏雨梅像火，水火不容的激烈情况可以想见。

夏雨梅趁同班之便，常找他麻烦，当面挑衅，刚开始沙慕凡总是以不变应万变，随她搞去！但久而久之，被她斗了一整年下来，他反倒对她产生了某种兴味，一股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的趣意，甚至偶尔她旷课没来，他反倒变得不太习惯了。要玩，不如他奉陪吧！

所以，突然，他变了！仅对她；他话多了！仅对她；他笑了！仅对她；他开始反被动为主动了！还是仅对她！这样的转变，让雨梅好几个星期都不能适应，直到他当她的而下了挑战书！

“雨梅，你打算去哪儿解决午餐？”

一天中午刚下课，他使在众目睽睽下毫无顾忌的走到她的座位旁，斜倚窗框，灼视着她，无视于四周的耳语纷纷。他的声音性感得让人心中一麻！甚至含带着他们之间不该有的暧昧语调。

雨梅一楞，收拾笔记的动作顿了一下，不可思议地看向他，“喂！雨梅是你叫的吗？同学，你今天吃错药啦！是不是被我虐待久了，有点儿精神失常了？”

“你也可以叫我慕凡。”他对她的嘲讽一点也不以为意。

嘎！，他今天当真不对劲，还有问题！她满是戒备之色的盯着他。

“我叫你慕凡？呕！拜托，我还没吃午饭，你别影响我的食欲好不好？我看这样好了，看在你病重的份上，以后我尽量不找你碴就是了，可怜哟！”

“我是诚心想请你吃顿午餐，并不介意你找我麻烦，反正你高兴就好。这可以算是她认识他以来，听他说话最多的一次。

只见她张口结舌的，好似她变成木头了，“你……对不起，我不想和你去吃饭，我怕消化不良。”

“你怕我？”

“我怕你？”她拔高嗓音。

“既是如此，那我就不勉强你了。听说明天蓼吟要来礼堂举办一场爱情观的演讲会，参加的人似乎不少，打个赌，你抢不到位子。”

丢下这句话，他暗扯了一下唇角，然后毫不犹豫的转身就走。

夏雨梅气得双手紧握。他这算什么，想向她挑战吗？她会怕他才怪！这个臭男人八成是被她欺负久了，按捺不住准备要反击了。也好，反正刚开学，她正闷的慌，有事调剂调剂也不错。

沙慕凡，瞧你得二五八万，我一定要把你的骄傲打得落花流水！抢位子对我夏雨梅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等着瞧吧！她在心中暗忖。

然而，就在今天，也是最重要的关键，她居然睡晚了！连洗脸刷牙都省略了，她抓着蕙婵就往外冲，直至今刻以前，她都是胜券在握，可是这么一摔，几乎摔碎了她所有的希望与尊严。老天爷，真是太不合作了！

一只手突然横到她面前，自她头顶上传出一道低沉富磁性的嗓音，“起来吧！别再斗了，你已经输了。”

她用力拍掉他的手，拒绝他的好意，“去你的，我才没输呢！我只差一百公尺就进礼堂了。”不用看，雨梅也知道是她那个死对头。

沙慕凡双手环胸，兴味盎然，“终究你还是没进去，位子在哪儿？”

“在……”雨梅把心一横，“好，我这就去找给你。”

话甫落，她也管不了身上的狼狈和湿漉，拔腿就往礼堂冲！

“你给我回来！”沙慕凡手长腿长，两个箭步就逮着她，拉住她的腕，平常内敛得近乎淡泊的他这会儿竟眉头深锁，声音中掺入一股前所未有的温柔，“别逞能了，算我输了好不好，再这么下去你会感冒的？他如鹰隼的眼，瞟了下她因T恤湿透而隐约显现的内在美。

雨梅及目四顾，这才发现他们四周居然围了一大群原本欲赶往礼堂的同学，他们正以一种新鲜、好玩、异样的眼光打量着他俩，似乎忘了他们来此的真正目的。

甬说，她现在一定比蓼吟还红了！更不敢想像从今以后校园内会传出多少不堪入耳的流言！更气人的是，她居然还瞧见校园狗仔队的队长在那儿探头探脑。完了！她的一世英名真的要葬送在这个杀千刀的手上了。

妈的，她今年是不是犯太岁呀！都是这个王八蛋、臭鸡蛋、乌龟鸵鸟蛋！她毫不留情的在心中谩骂。

“愿赌服输，算我输了。”她非常有江湖味道的拍着胸脯说。

沙慕凡猛摇头，“我说过我输就我输了，别跟我抢，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你知道吗？大伙的眼睛全盯在你胸前了，再不走，我可救不了你。”沙慕凡似笑非笑的眼神中似乎正诉说着：看不出来这男人婆的身材还不赖嘛！

胸前？她后期后觉的低头一瞧，妈呀！她她……脸色蓦然潮红，她双手抱胸，头也不回地往一旁空隙逃了过去！

沙慕凡仍一副闲适的姿态，慢步跟了过去，将一堆好奇者的眼神远远地甩在身后。

对他而言，那些围观者的举动全属幼稚、无聊的行为，随他们去捕风捉影吧！他一点儿也不介意。反正他是出了名的特立独行、寡情寡义。沙慕凡将冷笑挂在嘴边，明天他可能又多了个新的形容词了，例如：表里不一、变性转形……真好玩，太有趣了！

逃离了那一堆等着看好戏的无聊人群后，雨梅才猛然发现自己的机车钥匙放在蕙婵身上“……蕙婵？老天！她还在等着她占位子呢！结果自己却落得这一身落水狗的下场！

糟糕，想到蕙婵瘦弱的模样，八成会被挤扁在里头。不行，她得回去

看看，可是这一身湿，怎么进去呀！里面有强度空调不说，还得面对那一堆莫名其妙的眼睛……妈的！

转念一想，她又不是没穿衣服，而且那些人又不怕眼睛长针眼。但……还是先把身上弄干再说吧！

瞧瞧头顶艳阳高照，应该可以把她的衣服很快晒干才对，于是她跑到操场正中央做起了健身操，顺便晒衣服。

"你不怕中暑或感冒？"一条毛巾递在她眼前，"先擦擦头发吧！然后到我住的地方把这套湿衣服换下，再晒干。"

雨梅瞪了他一眼，猫哭耗子假慈悲！她潜意识地环抱自己的前胸，担心他会心怀不轨，男人就是色，连她也不放过。

见她没反应，他索性帮她擦起了头发，"你话怎么变少了？我挺不习惯的，我还是喜欢以前那个凶巴巴的你。"

"喂，你有病是不？我不说话可不是看上你了喔！只是懒得理你。"她冷死病死都不关他的事，他何必假惺惺地跑来对她说这些恶心巴拉的话。

他关切的眼神并未减少，"头发已经干了，走，我带你去换衣服。"口气仍是很独断。

"喂，你是我妈呀？不去。谁知你安什么心？"

"穿着这件肮脏乌黑，好像刚刚才被人蹂躏过的衣服，你不怕被当成异类？"他那握住她手腕的手如铁，让她无法挣脱，沉敛狂狷的眸子毫不避讳地盯着她一身邋遢。

"我可以消受！"雨梅发现自己好像在跟恶魔打交道，他的一意孤行让她着实为难。

变天了吗？他这个男人，怎么变成牛皮糖了？她只不过是喜欢找他碴而已，难道他真以为她爱上他了？

去他的沙慕凡，你当真是有够烦！她在心里骂个不停。

"走吧！好像快下雨了。"本是朗朗晴空，突然变得乌云密布，这像什么？她那无奈、沮丧的心情吗？

"我偏不走，就是高兴淋雨，怎么样？"谁理你呀！

"你的倔强。顽固的确是一种令人着迷的特质，那好吧！舍命陪君子了。"他不喜不怒的站在原地。

"你想……"她有些诧异的盯着他，好像看见外星人似的。

"陪你淋雨呀！"他撇唇轻轻掠过一个笑意，那表情好怪异喔！干嘛啊？他们又不是一对准备殉情的情侣，一块儿站在操场正在操场中央淋雨岂不是会让人想歪吗？不行，刚才那场误会已经够她解释一阵子了，她的心脏已负荷不了其他变化。阿弥陀佛，饶了她吧！

是不是她平日太爱捉弄他，以致积了业障，所以那么快就恶报临头了？

"算了算了，去换衣服就换衣服，我还怕你吃了我呀？你机车放哪儿？钥匙顺便给我，我可没习惯让男人载。"她伸出一只手，向他要钥匙。

"我没机车。"

"什么？那你天天走路来学校啊？"雨梅这才发现，将他视为最大仇敌一整个年头了，居然还不知道他是怎么来上学的。

"我有脚踏车。"他一派平淡口吻。

"脚踏车？"糟了！在台北市长大的她可不会骑脚踏车呀！

他似乎意会出她的犹豫与尴尬，闲闲的说："还是我载你吧！别犹豫，

真的快下雨了。

"他不由分说的拉着她就往学校后方的竹篱笆跑去。

"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大门在另外那头呀！"

"牵车。"

果然，远远地，就看见一台破旧的脚踏车横躺在地上，竹篱旁边有个破洞！"你都是从这里进出校园的？"雨梅问话的表情有些夸张，看来他的怪异绝非浪得虚名，他从骨子里到外全都布满了怪异细胞。

"方便实际又省时，时间是这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，没必要浪费在绕路上。坐上去吧！"

"他拍了拍车后的铁方架。

呵！他这是哪门子哲理？雨梅朝天空翻了一下白眼。

等她跳上车后，他很平稳的踩着踏板，一点儿也不费力，好像她没啥重量似的。她不禁怀疑，可能吗？她又不是弱不禁风的蕙蝉。她很想告诉他别骑了，用走的好了，但心底又有一股报仇的快意，希望就这么踩死他、累死他算了！

"里面有个斜坡，注意了，不坐好你可会又摔一次。"他略微回首，侧脸上带着些揶揄的笑意。

雨梅心里气得牙痒痒的，他居然敢取笑她、触她楣头！好，那大家就同归于尽吧！

她暗自贼笑起来。快到斜坡时，她突然站起，开始摇晃车身。

单薄的铁马怎承受得起这种虐待，沙慕凡立刻大声喝止，"别闹了，危险！"

车身迅速下滑，雨梅从没走过这条路，不知坡度甚陡，她吓得忘了要坐下，反而站在后面直发抖，还眼睁睁的看着正前方一辆直通向他们的货车！

"你给我坐下！"沙慕凡在紧急之中，将军龙头用力猛转，避过了被货车吞噬的危险，却免不了一个打滑，摔进一旁的阴沟内。

这时，老爷似乎在取笑他俩的惨状，大雨竟淅沥哗啦的落了下来，砸得他们头晕脑胀，一身狼狈！

"你闹够了吧！满意了？"在他一向淡漠的脸上出现了风雨，眼底的暗沉更深了。

"我又不是故意的。"首次，她在他面前有着愧疚。她低头看着自己那身经过两次摧残而惨不忍睹的衣服，委屈不已。

沙慕凡凝视着地那张难得红润的俏脸浸淫在大雨中，心旌微荡，也不忍追究，"算了，你又湿透了，快走吧！"

扶起脚踏车，他又载着她踏上归途，剑拔弩张的场面突然静谧无声，使得这段路似乎变得漠长了，陪伴他们的只剩下这场滂沱大雨。

来到一列低矮的平房前，他停下车，指着右边算来第二间屋子，"就是那里，快去屋檐下避雨。"沙慕凡催促着她过去，自己则用钥匙开了门，"还站在这儿干嘛？进去呀！"

"连人带铁马被他一块儿给推了进屋。

头发、衣服上滴滴答答的水珠全落在地上，再加上鞋底的泥，白色的地砖立即变得脏乱不堪；对于他的不友善，雨梅本想开骂，但还是隐忍了下来，毕竟这里是他的地盘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

看看地上一片狼藉，她有些幸灾乐祸的说："你完了！准会被房东骂死，

搞不好还会被赶出去。"

沙慕凡无所谓的耸耸肩，进房间拿了一条浴巾出来，"先把头发擦干，我去找衣服，你去洗澡。"说完，他又转身走进刚才那个房间。

雨梅急忙跟上，走了两步，才发现脚印随着她的走动而一路延伸，以致不好意思的又退了回去，"喂！你别罗唆了，我不会洗的，要洗你自己洗。"

他再次走了出来，手上抱着一叠干净衣物，"这是我妹妹的衣服，洗完澡换上它，你会舒服很多。"她只顾着擦着头发，并没如他预期的伸手接进衣服，让他俊眉一皱。"快进去！"

"你干嘛？我不说话不是怕你哟！"反正她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。

他似乎没将她的反驳放在眼底、听进心里，猛一拉就将她往浴室推。

"我说过我不洗。"她终于按捺不住的吼了回去。

"别逼急不我，否则我有可能会亲手扒光你的衣服。"他倒是有本事，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把她吓回了浴室里。

"喂，那你呢？你不是也全身湿透了吗？"透过门板，她的声音传了出来，话才问完，雨梅惊觉自己干嘛那么好心。

"你是在邀我共浴吗？"感受到来自她不友善中的一丝丝暖意，他淡淡的笑了。

"你王八蛋……"雨梅大力的旋开水龙头，流水声渐渐淹没了她的谩骂。

沙慕凡擒着一抹颇有兴味的笑容，发觉今天所有事情好像都已偏离了轨道，他更想不透自己那难得的耐性究竟是从哪儿盗来的。回到房里，他脱下湿衣服，换衣着装，再出来时，已是干净清爽的模样。

"你妹妹太瘦了，他的衣服绷得我难过死了，都快不能呼吸了，雨梅表情不悦的发着牢骚，只见她死命的扯着衣服，似乎希望藉由弹性疲乏的原理将衣服给拉松。

沙慕凡转过身，眼睛顿时一亮。其实他妹妹慕瑶并不瘦，只是在法国长大的她向来喜欢穿紧身样式的衣服，好展现自己的身材。在他的印象中，雨梅一向是上罩宽大的T恤，下着洗得泛白的牛仔裤，让人根本无法目睹她曼妙的曲线。现在瞧来，她的肌肉很结实，小腹平坦，修长笔直的腿虽不够白皙，但极其匀称，慕瑶这套短衫、短裤还真像是为她订做的，将她健康美的形象完全展现出来。

嘿！好一个从阳光中走出来的女孩子。

"别扯了，扯坏我可赔不起。"他随口说说，雨梅却精明的听出话中玄机。

"你妹妹不在吗？"她又看不看这身衣服，"也没什么！地摊上到处可见，了不起我自己赔。"

"地摊？这可是从巴黎买回来的，光是机票钱你就付不起。"他冷冷的讪笑着，浑身充斥着清冷与不屑的感觉，这陌生的距离感倒为他平添了几许魅力。

"巴黎！"雨梅扯衣服的动作不由自主的停了下来，也难怪这衣料好到她怎么扯也不变形，原来是舶来品。

"雨停了，去吃点东西吧！我饿了。"看看窗外的天色，他有意转移话题的说。

"饿？"她的肚子适时的响起一声很强烈的抗议。也难怪，之前早餐被

她给省略，现在也已经快中午了。中午！完了，她居然把惹蝉给忘了，她若找不到自己，不被拼死也会急死的。

"不不，我要赶去礼堂，惹蝉现在真是不知所措，快急哭了。"她用膝盖盖也能想像出那种画面。

"都是成年人了，没有你她一样能活得很好。"沙慕凡仍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，但他很好奇这世上怎么会有像她这么古道热肠的人。而且，她就只会对他摆出一张冷冰冰的脸孔。

"不管啦！我不放心。"雨梅慌忙的找着大门。

"不准你去！"他挡下她，脸色阴晴难测。

"你凭什么？"她也火了！

"你今天的时间那是我的。"他霸气的脸上尽是不会妥协的神色，原本一张冷凝的面貌，在笑容卸下后更形严峻。

"你未免太自以为是了吧！"谁说要把时间给他来着，臭美！

"那你以为这一年来我是心甘情愿被你耍着玩的吗？"沙慕凡面容一敛，脸上扬起了不是这年纪该有的孤冷与绝决，蹙起的眉宇间写着被污蔑的气愤。

"喂！你话得说清楚，谁耍你来着？"雨梅心虚的反驳着。

"三百六十五天了，你哪天不找我出气？走在路上故意骑车来撞我；清洁环境时特意拿水泼在我身上，然后再伪装无辜；中午我饭盒里的卤蛋也常常不见了踪迹，这不是你做的，难不成是被猫偷的？还有，报到的那天，你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叫嚣，影响我的食欲，难道那个鸡猫子乱叫的女人不是你？"他语出咄咄，双眼锐利逼人，不留半点余地。

"报到……你还记得？"那天他不是连正眼都懒得看她一眼，怎么知道是她呢？难道这个人连背上也长了眼睛。

"我又没健忘症。"他富含侵略性的双眸，灼灼灿灿的盯着她。

"你这个男人真会记仇！好吧！蛋是我吃的怎么样？一个算它两块半，我赔你一千就是了。"她掏着口袋，才发现这衣服根本不是她的，而且一早冲出来，她身上根本连一毛钱也没带。

"那好，以后我每天给你两块半，你就每天赔我个卤蛋。"想诓他？两块半去哪儿买卤蛋，就连生鸡蛋也买不着。

"你……你真抠门耶！"她大叫。

"为了证明我一点儿也不抠门，我请你去吃午饭，走吧！"

趁她还陷在理亏、歉疚的情绪中，尚未翻脸之前，他一把将她拉出门，跑向隔街转角口的快餐店。沙慕凡暗自笑了起来，过去他只是懒得反击，可不表示他生来就欠人耍的，夏雨梅，你等着接招吧！

第二章

"惹蝉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放你鸽子的。"

一吃完午餐，雨梅便藉机溜出了沙慕凡的监视范围，连跑带奔的赶紧冲进学校礼堂，还好她是短跑健将，所以仅花了约半个小时就到达目的地，

也正好瞧见一群人从里面出来。

演讲结束了吗？她想。她担心自己若从入口进去时，慧婵会由出口出去，所以她打定主意就站在出口外等。说也奇怪，怎么每个出来的男同学眼神都挺暧昧的往她身上瞟？妈的，她又不是没穿衣服，难道他们都还没忘记早上她在斜坡发生的事吗？

往自己身上一瞄，糟！她身上穿的居然还是那杀千刀的妹妹的衣服，又紧又绷的，真是有够难看碍眼的，难怪那些人会把她当外星人看？完了，她的一世英名竟在短短的三个小时内毁了两次！

"雨梅！"是慧婵。"你来了！这我就放心了，刚刚听说你在斜坡摔了一跤，全身都溅湿了，不要紧吧！"她远远地向雨梅奔了过来，身旁还多了个陌生的男孩。

"呵……呵……没事。"雨梅干笑了两声，心里却暗啐，真所谓人言可畏呀！"对了，你找到座位了吗？"

"有。"她脸色微红地看了一眼身旁的男孩，"还好有他，是他帮我找了个位子。"

"那就好。"雨梅那拎在心头的石块终于着了地。"同学，谢谢你了。"

雨梅瞟了一眼那个男孩，发现他眼神坦诚，目光灼然，不像一般的公子哥。她对他的第一印象还算不错，把慧婵交给他应该没问题。

"不客气，只是举手之劳。"他露出一丝笑容。雨梅点点头，给他一个善意的微笑。

"雨梅，你吃过没？蓼吟的演说实在太精采了，时间都快一点了还不知道，大家好似听的都几乎忘了饥饿呢！"慧婵开心道。

"不好意思，我吃过了。"就算没吃，她也不愿意去当电灯泡呀！

"那……峻禾想和我一块去吃饭……"慧婵羞怯地看了看雨梅。

"我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是三年级电机系的张峻禾，请多指教。"他搔搔头发，像是不怎么习惯与女孩子说话。

原来是离她们商学院最远的电机系，难怪她不曾见过他。

"好吧！那你们去吃吧！我先回宿舍了。"她偷偷附在慧婵耳畔补了一句，"我看得出来，他很不错，好好把握。"

"你想到哪儿去了，只不过是去吃顿饭而已。"慧婵噗哧一笑。

"真的吗？我可不是没长眼睛哟！"拍拍她的肩，雨梅对她暧昧地眨眨眼后，转身离开。

林慧婵长得手长脚长，除了太过瘦弱外，还长了满脸的雀斑，是一个极容易自卑的女孩子；由于个性太过内向，她并没有什么朋友，雨梅的出现，不啻是为她枯冷的心带来一片温暖。

雨梅回到车棚，骑上机车，边想过摇着头，心忖：她好希望慧婵能找到生命里的良人，否则自己不知还得为她的怯弱担心到几时呢！

突然，心底陡升一股怅然，好似她就快离开慧婵，没法子再和她一块儿嬉闹玩乐了。

甩甩头，她转了个弯，突然看见五十公尺远处居然横搁着一台铁马，旁边还斜倚着一个人，她急忙煞了车，让机车发出"叽……"的刺耳声响。

"你要死了，想自杀也不要把我拖下水啊！"她坐在机车上，怒瞪着眼前的杀千刀。

"你怎么逃了，害我为你担心了好久。"沙慕凡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

刚才一直等不到她从洗手间出来，以为她遇上了什么麻烦，冲进女厕所还引来一阵怒骂和骚动，这些他都可以不在乎，只求能找到她。但他翻遍了快餐店半径五百公尺范围，就是找不到她的人，原来她是蓄意落跑的！

"我为什么不跑？饭是你说要请的，我已经很赏脸的吃完了，你还要我留下来洗碗吗？"

"我让你，可不表示容许你这么不可理喻。"他声沉如鼓的说。

"你说我不可理喻！你才无聊透顶呢！死缠着人家不放，敢情是你爱上我了？"雨梅火冒三丈的随口说。

"我也没说这不可能。"他挑高唇角，暧昧一笑。

"沙慕凡，我还不知道你是那么的不要脸。"无可否认的，她的心确实被他这句无心之语激起一阵狂涛，但她知道绝不能信以为真，因为这家伙就会寻她开心，说不定正在找机会报复她。

"追女朋友无所谓要不要脸，只在于有没有心。"在他冷峻的容颜上布上一层认真的神采。

第一次，雨梅这么认真的看着他，甚至被他脸上的执着给吸引了目光。他长得真是不错，很有男人味，她也知道学校里有许多女学生主动对他频送秋波，却全被他恶意地忽略在脑后，有时候她还真想去敲敲他的脑袋，看是不是被"康固力"给黏住了，一点也不解风情。

再回头想想自己，她又不属美女之列，又是大家眼里公认的男人婆，他是看上她哪一点？八成有什么诡计。

"算了，你下回说谎也打打草稿好吗？我自己是哪根葱、哪根蒜？我又不是没自知之明，你还是去找中文系的校花张小卉，她配你还算可以啦！"

沙慕凡眯着眼，看她那副失意的模样，反倒觉得不太习惯，"你怎么了？你以前从不会妄自菲薄呀？"

"妄自菲薄？得了吧！我是最爱自己的，你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。"发动机车，她转动车头想拐过他身旁。

"你去哪儿？"他花了不少精力在找寻她，她连声谢都没吗？

"回宿舍。"她闷闷的说："你不会是后悔了，想向我讨回鸡腿饭的钱吧？"不就六十块钱，他干啥像追魂使者似的紧追着她不放。

"下午没课，不是挺无聊的。"他突然说。

"才不，我要睡觉。"为了和他打赌，她好好一个星期天的补眠时间就这么给放过了，下午她可不要再糟蹋掉。

"我们来玩个游戏如何？"他双手抱胸，嘴角恣意一撇。"不了，我不跟你玩了，你去找别人吧！"

"你怕我？"他就是懂得怎么激怒她，好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"笑话！我怎么可能怕你？玩什么说吧！"她果然中计了。

"你玩过电脑游戏‘时光隧道’吗？"沙慕凡好整以暇的问道。

"当然玩过。"她一副不服输的表情。

"那好，咱们在网路上见。"

"哼！等着瞧吧！"

两人一回到住处，便各自打开电脑连接网路，进入"时光隧道"的游戏中，这个游戏是以战役的方式为主轴，时期分为中国历史的早期、中期、近期。早期为黄帝、舜、虞、夏、商、周……中期则为春秋战国时期……近期则是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。

两人在一阵商议后，决定了近期的挑战。

由隋开始，沙慕凡献出战略技巧与严密的防守招式节节胜利，而雨梅愈是心慌就愈无法扭转局势，一股不服输的信念让她硬撑着即将落下的眼皮。两人由午后一直玩到过了晚餐时间仍意犹未尽，最后来到了满人统治的清朝，而雨梅也不过赢了宋与明两个朝代，她甚至看得出来那还是沙慕凡特意让她的，这股怨气令她矢志非得在清朝赢他一局不可。到了清圣祖康熙时期，平定三藩之乱的战役。她和沙慕凡都是大将，她杀的贼子肯定不能比他少，否则这局游戏她要是又输了，岂不面子、里子全没了么？

天哪！电脑里的那个吴三桂也未免太厉害了，连连出怪招把她打得东倒西歪；但沙慕凡就不一样了，他不但能轻易抵挡，甚至反败为胜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

真是气煞人也！

雨梅气极败坏、火冒三丈地猛捶着键盘，拿着滑鼠乱扫一遍，霍地！

"砰！砰！"电脑发出数声巨响，一道金色火焰突然在雨梅的眼前炸开，在一阵眼花缭乱后，陡地被黑色的迷障压下，令她仿若掉进了一阵漩涡中。远远的，她依稀看见沙慕凡的影子在远处晃荡，她想开口叫他，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，整个脑子好晕.....好痛.....

像是在汪洋中漂流了许久似的，雨梅在浮浮沉沉中，只觉得全身筋疲力竭、虚脱无力、头晕目眩，而且始终无法睁开眼。

记忆渐渐回到了脑海中，她想起那些奇怪又恐怖的光。难道她现在正在黄泉路上，她当真被那场无缘无故的电脑爆炸给爆掉了才双十年华的性命啊！

好好的一台电脑，怎么可能发生这种状况？天哪！为什么所有不该发生的事全都发生在她身上？她才二十岁，她还不想死啊！真的不想死！

想着想着，她努力想移动身躯，心里直喊："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"

一番激烈的挣扎与狂喊后，她猛然睁开了眼，纳入眼中的是一片漆黑的人影，还有吱吱喳喳的吵人声音.....

"醒了，醒了，雨梅格格醒了！香云，你快去把小莫子叫来，要他帮我们把格格扶进‘萤雨轩’。”一个清宫装扮的女子在她眼前大声吆喝着，身上还偶尔飘来浓浓的香气，呛得雨梅只想打喷嚏！她人一闪，雨梅突然瞧见顶上的蓝天，还有身旁难得一见的花草草，难道她现在正躺在地上？怎么会这样？这里又是哪里？天堂？地狱？

"能不能请问一下，这里是....."她霍然坐起。

天哪！像眼前这样装扮的人居然还不只一个，她身旁围着的一大群全是呀！再看看自己.....啊！怎么也是一个样？她原来的衣物呢？难道异次元世界的人比较欣赏清朝的穿着打扮？

"雨梅格格，刚才您走着走着就摔了一跤，可把奴婢给吓坏了！"玉儿如释重负的说。

"格格"？她什么时候变成格格了？她不是被炸死了吗？雨梅满脑子浑沌不清，几乎快要爆开了！

眼看这些陌生人焦急的脸孔，好似她的生死收关着他们的命运似的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更奇怪的是，他们并不像传闻中的鬼魅呀！倒像是电视剧里头的人物。

"你们是人是鬼？"她怯怯的问着，但在看见他们惊愕的眼神后，又蓦

地住了口。

“不好了，格格是不是哪儿摔伤了？小莫子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帮我把格格扶进萤雨轩，再赶紧去请太医。”被问傻的玉儿在看见香云和小莫子远远奔来后，神色更显得急促紧张。

雨梅莫名其妙地被人给抬了起来，晃晃荡荡的来到了一间非常典雅的屋子里，里头的摆设真是富丽堂皇，若进入了某个民俗博物馆所展览的古代极品房舍之中，雨梅只觉得头更晕了。

“皇妃娘娘驾到！”

“皇妃娘娘吉祥。”大伙儿全都上前参拜。

皇妃一进门上立刻冲到床边，“雨梅、雨梅，好些了没？你这孩子就是这样，凡事漫不经心、怯怯弱弱的，就连走路都会摔伤，教额娘怎么能不担心呢？”

“额娘？”雨梅睁大眼，盯着眼前那位一进门就哭哭啼啼个不停的女人，瞧她一身打扮挺贵气的，干么那么伤心呢？虽然她长得很漂亮，但她确实不是自己的妈呀！雨梅突然想念起在乡下种田的母亲，情绪不免也为之悲痛。

妈一定不知道她已经离开人世了，她好想回去再看她一眼，人家不是说头七可以回家吗？但她又不知该怎么回去！

“请问一下，我死了几天了？该怎么回家看看家人呢？”

皇妃大眼一瞪，眼泪又扑簌簌地淌了下来，像是比刚才进门时还要悲伤似的，“你是不是给摔傻了？怎么说出这种话？你只是摔伤了，并没死呀！我是你额娘，这里是你生长了二十年的皇宫，你还想去哪儿呀？”

“皇宫？额娘？”雨梅登时傻住。

眼前的贵妇说这里是皇宫，她在这里已生长了二十年！对不对，她才刚死呀！八成是他们搞错了。

“这位太太，你弄错了吧！我是在阳间活了二十年，刚刚才莫名其妙冤死的，你可以去查查生死簿就知道了。”电视剧里不都有个掌生死的判官吗？应该没错。

“完了！完了！”皇妃好似快昏倒了，大声嚷嚷着，“太医！你们去请太医了没？怎么还没到？”

“小莫子已经去了，就快来了。”玉儿在一旁应和着。

这时太医正好被小莫子拖着赶到，惊见娘娘上且即拜见，“皇妃娘……”

“不用多礼了，赶紧看看格格吧！”皇妃截了话。

老太医霍芎上前把脉听诊，须臾后才回头恭谨地道：“禀娘娘，格格只是虚惊一场，不碍事的，只需开几贴安神药方调养身子即可。”

“当真只是受了虚惊而已？她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！”

“我想她只是受了惊吓，一时心神不定所致吧！”霍芎只好这么说了。雨梅格格是宫里出了名的胆小鬼，懦弱又无知，谁不知道呢！也因为如此，大家私下都怀疑她究竟是不是皇上的亲骨肉，只差没有证据而已。久而久之，流言传进皇上耳中，使得皇妃在皇上心中失了宠，想当然耳，她们母女在宫里的地位较其他娘娘而言，也显然低下许多。

“是这样吗？那就请太医开最好的药方，一定要将格格的心神给安下。”皇妃忧心忡忡，害怕本就不怎么稳固的地位会因此更动摇了，她可不想在冷宫中过一辈子。

"是，那臣告退。"霍芎离开后，皇妃便将底下人全打发走，让房中只剩下她和雨梅格格。

雨梅怔怔地看着她，直觉整件事不知哪儿出了岔子；明显的不对劲儿，而且非常的奇怪！刚才那个太医和这位妇人问的对话她虽听得一知半解，却知道这里绝非阴曹地府，而且这些全是人，并非鬼魅，因为刚刚她已经从那妇人，还有那太医身上感觉到他们的体温！但令她不解的是这儿又是哪儿呢？她不是作梦，不是幻觉，而是实实在在，存在于古色古香的环境里面，难道……妈呀！她不敢再想下去了！

皇妃执起雨梅的手，殷殷切切的说："孩子，你别再吓额娘了，额娘再也经不起这种折磨。额娘虽贵为嫔妃，但却也是最不起眼的一位，你再这样，额娘会伤心的，你不会忍心看额娘给人欺负吧！"

"有人欺负你？"雨梅不由自主地双手握拳，爱护弱小的心态又萌芽了。

"你是摔到脑子了是不是？怎么全给忘了？欣妃、珞妃，还有皇后，都是最讨厌额娘的，除了咱们自己宫里的下人外，已没有人会听咱们的了。"说到这里，皇妃又掩面低泣。

"哦！"雨梅瞪着镶银的天花板，烦闷的想，怎么那么复杂！如果她还没死，老天能不能让她回去？她好想爸、妈、弟弟、蕙婵，还有……

"啊！"她出其不意的一喊后随之坐起，穿着鞋就要往外冲，哪知道这种宫鞋的鞋跟在中央，她根本就不会走，才踩了一步便又摔了下去。

轩外的人一听见声响上且刻奔了进来，"格格！"皇妃见状更姓站立不稳的坐到床上，一脸心惊。

"你又怎么了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怎么办呀？"雨梅早已管不了那么多了上立刻抓着他们问："沙慕凡呢？他没事吧？"

"沙……您是指沙贝勒？"玉儿问。

"贝勒！"雨梅整个脑袋开始嗡嗡作响，她告诉自己必须力持钻定，一步步慢慢来，她甚至有预感未来还有无数个"意外"在等着她。

深呼吸了数口气，她开口问出第一个问题，"现在是什么朝代？"

"雨梅，你病了吗？现在正是咱们满清主政的大清皇朝呀！"皇妃双手合拜，一副郑重谨慎的态度。

"满清？"雨梅倒抽了口气，虽然早已有心理准备，

但她还是难以接受自己居然误入了时光隧道来到清朝！是那道光的影响吗？还是电脑游戏？她记得那时候他们玩的时期也正值清朝康熙年间！于是，她颤着声又问："是康熙当政？"

"天哪！你怎么能直呼皇上年号！你该尊称皇上为皇阿玛。"皇妃立即捂住她的口，就算身为格格，也是会惹来杀身之祸呀！

雨梅一楞，敢情她爹成了皇上！哎呀！该不会她死了，结果魂魄跑错了方向吧？歪打正着的落在这个格格的躯体上，这么说，她的模样会不会也变了？如果变了，她该怎么和沙慕凡相认呢？

"镜子，镜子，你们这儿有镜子吗？"

"有有有，您等会儿。"一旁的香云立刻跑到梳妆台前上拿了只铜镜过来。

雨梅一接过手就往脸上一照，梗在喉间的一口气顿时化了开来！

还……还好，还是她原来那张不怎么好看的脸。她颓然放下镜子，开始反省这整件离谱至极的事情；奇怪的是，她的长相没变、名字没变、记忆

没变，难道这是她的前世？天哪！她八成是小说看太多了。

"你们刚才说的沙慕……沙贝勒，他现在人在何处？"她一定要找到他，跟这些古代人她不能沟通呀！

"皇上派他去哈茛茛攻打罗刹了。"小莫子开口。

"罗刹！"历史是她最弱的一科，以致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哈茛茛，什么是罗刹，唉！

怎么会让她遇上这种事？

"是啊！他们趁咱们在对付三番，无暇他顾之际，掠夺我边疆百姓，皇上一怒之下便派沙贝勒前去镇压。"皇妃接着又说，似乎已渐渐能接受雨梅丧失记忆的事了。

唉！上天对她们母女俩真不公平，接二连三的让她遭到这种挫折，这消息该让皇上知道吗？算了，皇上从没把心放在她们身上过，说不定还会惹来圣怒呢！

雨梅倒是听得一脸怔忡，沙慕凡被派去征战！虽然说他在电脑游戏上是节节占优势，但在现实世界里，可是真枪实刀呀！他能胜任吗？莫名的担忧扰乱了她才刚定下的心，脑海中赫然充斥着冷傲孤绝的脸孔。她不想欺骗自己，她真的好想他！

他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样，灵魂已附在前世的身上？想着想着，她的心情又是一团乱，而且乱得好惨哪！

"雨梅，你问这些干啥？从前你是从不过问政事的，况且这些也不是我们女人家管得了的。"皇姐一脸戚然，暗忖：完了。雨梅八成是摔伤脑子了，可霍太医怎么会说没事呢？该不会连太医都瞧不起她们母女俩吧！

"我……我只是好奇。"雨梅支吾着。

"算了，你得好好休息，我也要回宫去躺会儿了，皇妃无力的叹口气，折腾了大半天，她也累了。皇妃起身徐步走出萤雨轩，奴才们行礼恭送。

"我问你，你可知沙贝勒战得如何了？"皇妃走后，她爬起身，拉扯着小莫子的袖子，忧心忡忡的问。

"沙贝勒出马，还有什么问题。"小莫子倒是回答的颇自信，看来沙慕凡在这一代表现的不错，并没枉度此生。那她呢？是否会像他一样威风？

"我以前……哦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在我摔着之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"雨梅两眼睁得雪亮，她想，她的人缘一定不比沙慕凡差，而且，也绝对不能比他差。

"奴才不敢说。"小莫子和香云异口同声的道。

"为什么不敢？"雨梅瞧了瞧他们，又看看自己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入境随俗道："我是格格，咳……我叫你们说，你们就说。"她还不忘端起架子。在场的下人们无不面面相觑，眼前这个格格是他们从没见过的，有架式、有主见，虽然这一摔把她的记忆摔掉了，但如果也摔出了她的自信，那倒还真是值得的。

"你们都变成哑巴了？"在现代的雨梅原本就有得理不饶人的本事，用在格格的身份上还真是恰如其份。他们的脸色一下子褪得血色全无，倏地跪下，"奴才不敢！"

雨梅当下吓了一大跳，"谁要你们下跪来着，快起来。"

"格格，您不说起来，奴才们不敢起来。"小莫子嗫嚅道。

"你们还真麻烦。好好，依你们的，起来就起来。"雨梅跷起二郎腿，

拎起缎袖煽，一股热潮袭上全身，穿着那么多层的衣服，怎么会通风呀！再这样下去，没有冷气的日子她要怎么过哟！

玉儿看出了雨梅的烦躁，于是开口道：“格格，现在虽已盛暑，但春意依然缱绻，您可以上阁楼瞧瞧，那儿凉快些，没下面这般热得紧。”

“这里还有阁楼呀！”雨梅雨眼陡地睁亮，猛然又想起，“你别转移话题，我还是得先听听从前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小莫子上前，“那就由奴才来说吧！格格您以前是个非常胆小懦弱又怕事的人，只要有其他嫔妃前来说上几句风言凉语，您定会吓得大哭，然后再抱着皇妃一块儿痛哭。所以，其他娘娘、嫔妃一无聊就会来找你。”

“天哪！那不丢脸丢到太平洋去了吗？”雨梅大叹。

“太平洋？”大伙都皱着眉相视反问。

“呃……是一个大海的名称。”雨梅抹了抹脸，差点咬掉自己的舌头，“放心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人欺负了。”

“格格……”所有人都为了她这句话而变得有点无所适从了。

“别把嘴巴张那么大，小心苍蝇飞进去。嗯……我现在想去阁楼上看看，”

“可是，格格的身体……”

“我早就没事了。”她跳下床，差点又被那种怪鞋给绊倒。

“玉儿，你去帮我弄双鞋好不好，不要有中间这个玩意儿，这样我走不来啦！”她把鞋一脱，干脆打着赤脚。

“可是这是咱们宫里的规矩，万万不可呀！”玉儿摇头，直呼不敢。

“规矩？那可不可以做一双特别的，就在屋里穿，若是出去，我就换上“规矩”的鞋？要不我成天在屋里摔呀摔的，岂不全身上下到处都会瘀青挂彩了吗？”雨梅百般要求，一抹淘气顽皮的笑容夸张的挂在嘴角上。

玉儿被她逗趣的表情给惹笑了，“好吧！不过格格可得答应奴婢绝对不能穿出萤雨轩，倘若有人来访，您也得赶紧换上。”她千交代万交代，就是怕出了纰漏！

“这！”雨梅翻了个白眼。真不知道自己必须在这种地方耗多久，她可不想在这里终老一生呀！

在玉儿和香云的搀扶下，她徐步抬阶走上阁楼，站在阑干处，享受着清风拂面的快意。雨梅不禁感叹，如果她现在是在台南的乡下，或是T大的校园内，那该多好。

还好她一向够坚强，而且她也一定要坚强，至少得撑到回去的那天……

天色才微亮，麻雀的叫声已在空中飞舞齐扬，失眠至深夜的雨梅睁开惺松大眼，瞪着窗外灰白的天色正要破口大骂不知安份的鸟儿时，却被眼前突兀的场景给吓得震回了床上。

这是哪儿？

片片断断的记忆蓦然在脑海中逐一拼凑起来，随之心头一震、气息一窒，她神色飘忽的低叹了一声，为自己的莫名遭遇而感慨万千。原来这不是梦，是真真实实的，她真的回到了三百多年前的清朝康熙年间。

她紧纠眉心，眼底掠过一丝她从未有过的惆怅，这才突然发现那吱吱喳喳的声音不是麻雀的叫声，而是那些宫女们在屋外闲磕牙的声音。

“沙贝勒战胜回京了，听说皇上今早要在雪烟亭摆洗尘宴为他庆贺呢！”雨梅听得出这是玉儿的声音。

"是啊！听说瑜沁格格奉圣谕作陪耶！这不知是喜是忧。"香云故意压低嗓音，却仍传进雨梅耳中。"皇上好像有意要撮合他们！"

"应该不会错。"

"不过，听说瑜沁格格好像很怕他，我还曾听她身旁的宫女玉真说过，沙贝勒每每见了瑜沁格格，脸色都很奇怪，凶凶酷酷的，有点儿吓人！"玉儿极小声的咬着香云的耳。

"要是换成我，我也会怕他，更何况是金枝玉叶的瑜沁格格。"香云附和着。

雨梅双手紧握着丝被，暗自在心底盘算着，她不能错过这次机会，一定要去见见沙慕凡，至少也得和他商议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做。是找路回去，还是就留在这儿继续当格格、贝勒，做一辈子的废物？

"玉儿，玉儿……"她扯开嗓门一喊。

玉儿闻声立刻进了屋内，"格格吉祥。"

"别那么多礼了，快，快来帮我梳妆一下。"她下了床，看见那双鞋不禁皱了一下后，索性打着赤脚走到了铜镜前。

"您要出去？"

"嗯……对，四处走走，顺便看看可不可以想起些什么。"雨梅吐吐舌头。暗自佩服着自己瞎掰的功力。

"不行呀！皇妃交代，不能再让您出轩，怕您又摔着了。"

"你们把我当成废物呀！我非要出去，而且不准你们跟。"雨梅低头轻咳了雨声，勉强地端起了当格格的架式。她想，长那么大，难得能使唤人，不用白不用，若是哪天回去了，她可就没有那么好的福利了。

"好，那雨梅格格您自己要多小心。"玉儿无奈，只好让步。

"对了，雪烟亭怎么走？"雨梅格格突如其来的一问，令玉儿悚然而惊：心脏猛烈地敲击着胸膛；她发现自从格格丧失记忆以后，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诡谲可怕、古灵精怪了起来！

"格格想做什么？"玉儿的声音轻得有若耳语。

"没什么，只是想去瞧瞧，见见我那当皇上的老子。"她轻轻绽出笑容，两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

"不行哪！"在皇上眼里，他压根就不记得有一个雨梅格格，去了，或许会招来圣怒，严重点说不定还会丢掉一条小命。

"管你的，你不说是不是？我不会去问别人呀！"看看镜中的自己已是焕然一新，她准备出发执行她的计划。低头一看，没办法，新鞋还没做好，雨梅只好暂时穿上这种折磨人的古鞋一拐一拐的转出了萤雨轩。轩内的玉儿早已吓掉了半条命，杵在当场动弹不得。

辗转询问下，雨梅在众人诧异的眼光中，以极难看的走路姿态来到了雪烟亭，远远地，就看见皇上正大肆狂欢、把酒畅饮，在他面前坐下个男人，由于是背光而坐，整个人藏在阴影下，让她看不清楚他的脸孔。

她有股冲动想上前看个明白，只可惜护卫众多，几乎将整个雪烟亭都包围了，要见他似乎没那么容易。是呀！有皇上在场，岂是说见就能见的。

隐约中，她还瞧见在另一个方向坐了一名女子，和她的装扮差不多，难道这女子就是玉儿口中的瑜沁格格？唉！沙慕凡这个杀千刀的还真是福不浅，来到古代还有一身的桃花运，老天真没眼光！没办法，只好等了。

在太阳下头等人，还是她夏雨梅头一遭做的事，一个晌午等下来，等